

獐虎沟，我回不去的故乡

■ 操建华

2026年，是我离开家乡獐虎沟的第43个年头。正月初三，我与在宜昌工作的四弟操旭东、弟媳司炜，在京城读博的侄子操品钰，以及在省城的老表方孝斌一同归乡。脚步踏进村口的那一刻，心口骤然发堵。

祖祖辈辈聚居的操家院子，早已变成一片荒芜闲地。我家1978年在老院对面建的3间瓦房，也踪迹全无，地基上只剩杂草与茶树。屋左侧生机盎然的阳坡岩，被密不透风的竹林彻底占领。唯有屋后那口老井，水清如故，流动不息，像故人低语，又似43年岁月无声的诉说。

人去村空，坡地被野草掩埋，就连全村合力建成的农业学大寨工程——石矸大石岸，也显得低矮苍老，全无往日气势，只剩满眼沧桑。

獐虎沟，因早年常有獐子与老虎出没而得名。它坐落于竹山县黄栗乡（今宝丰镇）石矸村二组，沟中聚居者几乎全为操姓人家，仅一户陈姓铜匠，被族人收留安居。

这里的操氏一脉，于明清年间自湖北黄冈蕲春迁徙而来。因落脚较晚，曹家湾、谢家坪、罗家坡、邵家台子等宜居之地早有归属，族人只得在这偏远幽深的獐虎沟扎根繁衍。沟里有3个地方，承载着家族300年的根脉记忆。

一是那株千年老皂角树，可容十数人合抱，树高如楼，所结皂角是全村乃至邻村的天然洗涤剂，可惜1978年被砍伐。当时，队长请来浙江匠人，以专业锯斧采伐，

历时1年才伐拆完毕，树干树根堆满河床，后来成为队里仓库建材。当邻村村民像往年一样前来采摘皂角时，望着空荡荡的树坑，无不泪流满面。

二是操氏宗祠，青砖黛瓦，雕梁画栋，天井四合。这里也曾是我儿时一至五年级的学堂，我作为小演员，曾在祠堂参加公社文艺汇演。上世纪80年代，操家祠堂被拆，我多方寻觅，最终只寻得一块刻有“操氏宗祠”四字的老砖，视若至宝，珍藏至今。

三是宅院后山上的3座古坟。其中一座为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入土的操氏李老儒人，是我九世祖。1908年家谱记录与墓碑铭文完全吻合，碑文清晰可辨，这是家族血脉无声的凭证。

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水电建设者，1958年投身丹江口水库工程建设，由民工转为工人。我自幼随母亲在沟中务农，是亦工亦农的半边户，也是长年的缺粮户、超支户。

当时生产队以工分计酬，成年男社员一天记10分，母亲劳作一天仅7分；我读高中及刚毕业时，出勤挣工分只记4分；哥哥为队里养牛，勉强挣6分。分粮全凭工分，工分多的人家粮食有余，我家总是最少。曾有村干部与社员提议，适当按人头分粮，兼顾缺粮户，唯有此时，母亲与我们兄弟才露出难得的笑容。可按人头分下的，大多是红薯、南瓜、苞谷等杂粮。

在家吃不饱是常事，更难熬的是初高

中时，每周都要为上学的口粮发愁。我靠吃杂粮长大，后来一提起南瓜、红薯，胃里便莫名发嘈、反酸。那些年，我几乎没有真正吃饱过。家中偶尔来客，蒸上一碗鸡蛋羹，我和弟弟们心知肚明，那是客人的，我们一口也不能沾。客人走后，盛鸡蛋羹的碗该由谁舔，还要靠抓阄决定。

我们兄弟5人，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艰难长大：靠生产队工分分粮，靠父亲每月5至10元的生活费，靠母亲精打细算、苦苦支撑。

1978年，大哥招工前往葛洲坝工地工作，由放牛娃变成工人；1980年，我15岁高中毕业，恰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，我家分得6亩挂坡地、7分水田、1亩山林，我成了家中主劳力。我勤恳务农，整地、砌岸、积肥样样认真，可庄稼总不及旁人收好，这成了我心底多年的遗憾。

务农期间，我连年报名参军，久未如愿。直到1983年10月，我终于穿上军装，告别生活18年的獐虎沟。1985年，母亲与3个弟弟户口迁往宜昌；嫂子与大侄子坚守9年后，于上世纪90年代初奔赴宜昌与哥哥团聚，只留下那3间瓦房。

此后，村民在城镇化浪潮中陆续外出谋生，进城安家，精准扶贫集中安置后，老家彻底人去村空。如今，石矸村已与柳家沟村合并，仍名石矸村，獐虎沟只是村中操姓聚居的二组一隅，基本无人居住。或许，是我们来得晚，占据了地方偏远贫瘠，所以离开这里，也比别人更早、更快。

离开43载，我无数次回到獐虎沟。2008年清明，我积攒数月工资，想向留守乡亲略表心意，可全村相见者不足10人，且尽是老者，心愿终未能尽达。

此后每年清明，我尽量归乡祭祖，看望老屋，寻访故人。可故乡一年比一年冷清，祭拜的坟茔越来越多，相见的亲人越来越少。外婆、舅舅、姑娘、大伯、大妈、幺叔……上一辈亲人，在几十年间相继离世。今年再归，只能拾起几片破碎的瓦砾，以此证明，这里曾炊烟袅袅，曾有人间烟火。

当年，我们拼尽全力走出农村，坚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。可真正远走之后，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獐虎沟。这里生我养我，有年少的时光，有母亲的叮嘱，有苦难里的坚强，更有操氏300年的根脉。城市再繁华，楼宇再高耸，日子再安稳，也填不满心中那空落的故乡之地。

如今，我们兄弟5家，散居京城与省内外各个城市。我们的后辈，或许从未踏足獐虎沟，甚至不知这条深山小沟的名字。但地下列祖列宗，始终守望于此，护佑着我们走向远方。

我离开家乡后，从事记者职业30年，走过无数城市乡村，终于读懂：如今无数石矸大石岸之所以变“矮”，无数城市之所以长“高”，是因为农耕文明并未远去，而是沉进泥土，深深融进了这片国土的骨血。

獐虎沟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石屋

■ 贺桂枝

在郧阳区安阳镇冷水庙村，一座座独特的房屋引人注目，像颗颗珍珠撒落在山岭上。它们是冷水庙村人用石头写在高山上的史诗，这便是石屋。

从安阳镇龙门川南山脚下驱车半个小时，便会与这些石屋相遇。厚重的石墙由下而上层层垒砌，与周围的山峦融为一体。石屋不高，石墙灰瓦，散发着清幽、古老的气息。

冷水庙村山高坡陡石头多，房前屋后都是石头。这里自然条件差，小时候常听大人讲，遇到大旱，要下山到十几里外的汉江挑水吃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盖间房屋是何等之难。于是，冷水庙村人便萌发了垒石为屋的想法，就像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描述羌族先民的居住形态：“众皆依山居止，累石为室”。

石屋的建造过程堪称奇迹，不需要一张图纸，更不用搭建复杂的脚手架，全靠人的智慧和经验。师傅只用一根线绳拴着石头，凭肉眼校正石墙，根据石头的形状和大小，用刀斧砍割成型，将它们凸对凹、凹对凸，严丝合缝地垒成墙。

石屋的空间因厚实的墙体而显得幽深。房间开有木窗，方便空气流通和采光。周围是人畜生活的场所。牛圈猪圈虽久未使用，但层层垒起的圈址依然存在。家家门前都有宽阔的场地，石凳、石桌、石厕随处可见。在这里，仿佛能看到过去，人们过着一种慢生活，妇女们穿针引线，娃娃们嬉戏打闹。全家夏夜坐在门前乘凉，数星星，看月亮，听蝉鸣鸡叫，观人间烟火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石屋主人早已搬离此地。今天的石屋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。2019年，冷水庙村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称号。如今，石屋是安阳镇房屋建筑宝库中一颗独特的明珠，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打卡。

夕阳西下，站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上，只见石屋在余晖中显得格外柔美。它不再是冷冷的房屋遗址，而是一本立体的史书，记载着大山人生的智慧，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走近它的人，去阅读那些关于智慧与生存的诗篇！



梅韵

■ 聂斤

梅香是长着翅膀的精灵

能穿透重峦与朔风

那年二月，白雪为聘，红梅作笺

整座山沦陷于一场盛大的婚礼

每朵梅都是待嫁的新娘

枝头低垂成清浅羞赧

春水酿成卷，琥珀光中浮暗香

天地交杯，众生皆醉

春风掀起十万亩盖头

群山忽然褪去素缟，披上盛妆

我虔诚地摘下一朵

便接住了天地最温柔的馈赠

从此，人间新郎的衣襟上

永远缀着最古朴的春信

▲江畔梅开。刘昆摄

那盏等我回家的灯

■ 散金霄

房县的冬天，是从阳台挂满腊肉开始的。

母亲一遍遍翻晒它们，像是在翻晒一个越来越远的日子。那时我不懂，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工夫，后来离家远了，才慢慢明白——母亲翻晒的不仅是肉，还是盼头。把期待码进缸里，撒上盐，压上石头，交给时间。就像把我交给远方，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牵挂挂进肉里，等我回来。

高考放榜那天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晚饭时分，门被轻轻推开，母亲端着一碗腊肉炒饭走进来，又轻轻带上门出去了。那一年，她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晚上11点我下晚自习回家，她还在灯下等着。母亲做得最多的，是腊肉炒饭。腊肉切成小丁，在锅里煸出油，再倒入隔夜剩的米饭翻炒。米粒被肉油浸润得油亮，香气从厨房飘到我房间。

那几个月，我就是靠着一碗碗腊肉炒饭撑过来的。深夜从书堆里抬起头，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母亲坐在那儿看我，等我睡了她才肯关灯。那团昏黄的光，和碗里腊肉的味道，是那段日子里全部的暖意。后来我才懂得，人这一生，能安安稳稳吃下去的每一顿饭，都是因为有人在替你守着夜。

考上大学那年，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。母亲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行李箱。腊肉切好用真空袋封好，整齐地码在箱底；辣酱用玻璃瓶装好，裹了三层保鲜膜；炒熟的花生、自家灌的香肠，一层一层往里塞。行李箱合上的时候，她要整个人压上去，才能把拉链拉上。

我说：“妈，学校什么都有。”她不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继续塞。

到了武汉，打开行李箱，满屋子都是家的味道。那天晚上，我用宿舍的小电锅蒸了几片腊肉，油脂渗出来，香气弥漫了整个宿舍。我吃着吃着，望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灯火比房县亮得多，可没有一盏是母亲为我留的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从此以后，故乡于我，只有冬夏，再无春秋。而母亲于我，只剩这一块块腊肉，替我记住家的方向。

毕业以后，母亲不在身边，每隔几天我就会收到她寄来的包裹。腊肉切好了用真空袋封好，辣酱用玻璃瓶装好，炒好的花生用塑料袋裹紧。包裹里永远夹着一张纸条，字迹歪歪扭扭：“别熬夜，注意身体。”

那些腊肉，我切成片吃，炒着吃，下在面条里吃。出租屋的灯很暗，但打开包裹的那一刻，觉得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也亮

堂起来。同事问我：“你妈怎么老寄这些，超市不都有吗？”我笑笑，不说话。他们不会懂，有些东西，超市里买不到——比如500里外的惦记，比如母亲手心的温度。

现在工作了，买了车，回家的次数变成一年几次。每次回去，返程的时候，永远是同样的流程。吃过早饭，母亲就开始往后备箱里搬东西。一趟一趟，从厨房到楼下，从楼下到车旁。

腊肉，一包一包装好，码在最底层。这是她去年冬天就腌上的，每一块都泛着油润的光。腊肠，用绳子串成一挂，弯着腰放进去。新卤的牛肉，用塑料袋裹紧，塞在缝隙里。院子里种的青菜，带着露水就拔了，根上还沾着泥。还有饺子，用保鲜袋包好——我说不带，路上化了怎么办。她不理睬，照样塞进来，压在最上面。后备箱盖上的时候，总要费好大劲儿。

我上车打火，摇下车窗跟她说再见。她站在那儿，笑着挥手。车开出好远，我从后视镜里看她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弯道后面。

那是她凌晨5点起来剁肉的身影，是她守在灶台前翻动腊肉的侧影，是她弯着腰在菜地里拔菜的样子，是她说不出的

那些话——我想你，我担心你，你在外面要好好的。

后备箱不大，可她每次都能塞得没有一点空隙——就像她的心，满满当当，只装得下一个我。

春节前，母亲跟我视频通话，问我过年什么时候回来。我说快了，她笑了，说：“那好，我准备准备。”我听着她一样一样数：腊肉还有几块，香肠新灌的，我爱吃的酸菜也泡上了……忽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鼻子有点酸。

视频通话结束后，我在窗边站了很久。想起复读那年深夜的腊肉炒饭，想起客厅里等我睡下才肯关的那盏灯，想起上大学时那个塞得满满的行李箱，想起每次返程母亲站在后备箱前弯着腰往里塞东西的身影。

正月初六返程，我透过车窗看见万家灯火如星子般散落人间。那些亮着的窗子里，有多少人和我母亲一样，守着一人，等着一人，把说不出的话，腌进肉里，塞进行囊。

后视镜里，家已隐没在夜色中。可我知道，无论开出去多远，那个在阳台上挂腊肉的身影，那盏等我回家的灯，都会一直在那里。

少年说：“今晚一起去看星星吧！”我们就这样被邀请了。

晚饭后，我们驱车从城区驶向乡野，行到半程，大家惊喜地发现星星出来了。两个脑袋挤到车窗前，喊出声来：“太棒了！”

40多分钟后，我们到达指定地点。一开车门，仰头已是繁星满天。这里漆黑一片，冷得透骨，好在我们都带了长棉衣。少年们兴奋得忘却寒冷，一头扎进草坪的黑暗里。我已记不清自己上一次这样认真地抬头，是哪一年了。总以为是昨天，细想已是半生。

他们架起天文望远镜，取出单反相机。三脚架配平衡仪，咔嚓一声固定好。然后熟练地调试、旋转、连接好。金属咬合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清晰。

一位少年用“天文通”识别星辰，回头喊我：“来看！这是木星。”我第一次知道，天上最亮的那颗竟是木星。接着是巨蟹座、猎户座、金牛座、仙女座，还有昴宿星团……透过屏幕看天空，仿佛在蓝色的琉璃中撒了一把银沙，每颗星星都亮晶晶的。

另一位少年弓着背，左眼贴紧取景器，右手轻轻转动对焦环。一下，两下，屏住呼吸。“好了。”只听见一阵快门声，仿佛星星眨了眨眼睛。

他们调试好望远镜又让我看。小小的目镜上，木星的纹理隐约可见，两侧还各有几颗小点。此刻，天空从美丽变得神奇。而这一切，是少年们教给我们的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以为自己是领路的人。教他们认红绿灯，教他们系鞋带，教他们背九九乘法表。我以为这条路很长，够我带着他们走很远很远。而今，不知不觉中，少年已走到了前面。

今夜没有云，最适合观星。少年们低头调试设备，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，在镜头前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。他们拍啊，看啊，谁也不看时间。

我们看着他们。曾经连鞋带都系不紧的小孩，此刻正蹲在寒夜里，对着一台精密的仪器，校准一颗颗光年之外的星星。专注、沉着，像他们本就应该在这里。

我忽然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，也曾为某件事不睡觉，也曾因为高兴就不觉得冷。那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望远镜——一根卷起来的纸筒。

夜已深，猎户座向西偏移了45度，少年说是地球自转。他讲这话时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是啊！地球自转，孩子们都已长大。

几经催促，少年们才依依不舍地收拾器材。此时，雾气伴着露水厚厚地糊住了他们的头发和器材。我们回到家，已过了凌晨。

那些年，我总以为自己很重要。要牵他们的手，要铺他们的路，要替他们挡住所有磕绊。我以为黑暗是危险，是迷途，是需要把他们护在身后。

寒夜，少年们替我们看了全部的宇宙。他们不再是那个怕黑的孩子，而怕黑的成了我们。

寒夜，少年们收获了整个星空，而我们收获了星空下的他们。

寒夜，星空之下，我们都是看星星的孩子。

父爱如山

■ 李婧

世人常说父爱如山，于我而言，这座山不是巍峨冷峻、遥不可及的峰峦，而是在风雨飘摇中为我撑起一方天地，在岁月长河中伴我成长的依靠。

我的童年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父母在我最需要关爱的年纪便分开了，父亲以一人之肩扛起亦父亦母的责任，用半生辛劳为我铺就一生向阳路。

幼时记忆里，家是清苦却温暖的模样。父亲褪去男人的粗犷，学着做以前母亲做的细碎琐事，天未亮便起身为我做饭，用那双大手笨拙地为我扎起歪歪扭扭的小辫儿。白天，他扛起生活重担，用汗水换回家用。夜晚，他顾不上疲倦频繁起身为我轻轻掖好被角。他从不怨天尤人，只是一味沉默坚守，挡住生活的风霜，让我在残缺的家庭中也能感受到满满的关爱。

步入青春期，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，变得敏感、猜疑、倔强。总会嫌弃他的唠叨，也抵触他的管教。有时我会故意晚归惹他担忧，也会将自己关进房间拒绝与他沟通。他却从未有过半句责备，只是放下父亲的威严，学着去理解青春期的女孩的心思，像朋友一般倾听我的烦恼，用包容化解我的叛逆。

后来我看到周国平先生说的一句话：“对亲近的人挑剔是一种本能，但克服这种本能对亲近的人不挑剔则是一种教养。”才懂得什么是珍惜与体谅，不能让自己的年轻气盛和不成熟伤害亲近的人。

成年踏入社会，我才明白职场的残酷与艰辛。为了拥有更安稳的未来，我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苦读备战考编。无数个深夜里，书房的灯亮到凌晨，书本堆成小山，家人时常会被从我房间里传出的低沉读书声打扰。疲惫与压力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，焦虑与迷茫时常涌上心头。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似乎也到了极限，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却从不声张。他会在伏案苦读时轻轻关上房门不发出一点声响，在我因焦虑崩溃落泪时，在背后给我坚定的信心，告诉我，人生无捷径可走，唯有咬牙坚守方能拨开云雾见晴天。

在父亲的陪伴与引导下，我褪去稚气练就刚毅，领悟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”的竹子精神。那些熬夜苦读的夜晚，有了父亲的默默守护便不再孤单；那些艰难跋涉的日子，父亲给我的精神支撑让我的内心充满力量。

岁月流转，父亲的脊背渐渐弯曲，青丝染上风霜，可他给予的爱依旧如山般巍峨厚重。“殚竭心力终为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世间柔情万千，都不及父亲半生守护与陪伴。每每念及此，我心中满是感恩。

回望来时路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，遥望那座巍峨高山欣然提笔，书此一文，以谢父爱。